



[韩] 李元浩 著 徐 涛 译

强颜男子



花城出版社
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

强颜男子

강안남자

目录

下

第四部

槌鼓王 / 3

逆转 / 45

跳跃 / 86

纯情 / 129

第五部

因祸得福 / 161

世界是宽阔的 / 215

放浪 / 262

第六部

巫术家 / 309

逃亡人 / 346

初恋 / 406

第四部

槌 鼓 王

在中国，包括大规模纤维工厂在内，助哲丰庞大的事业体系都已建立起来。

助哲丰回韩国才一个月时间，Silver Town 设施工程业已进入最后阶段。轿车贩卖事业维持现状。

助哲丰出勤到办公室的头一天，结束会议后，开始核对让由兮尘负责管理的投资金额还剩多少。

由兮尘在担任助哲丰的投资顾问期间，投资金额增加了 30%，但现在，由于中国事业场和 Silver Town 工程都注入了巨额资金，保险柜里只剩下一百亿，

助哲丰确定后苦笑，大部分是依靠巧取豪夺或者欺骗聚集起来的资金，但投资设想却是相当健全的。夺取肮脏的钱，正当地利用她们，尤其在中国土地上，建立了三四处使国威上扬的事业场，完全是爱国行为。

敲门声响起，由真景走进房，助哲丰的心情很舒畅。

真景也读懂了他的表情，因此，紧张、僵硬的脸舒缓了许多，展开双肩看着他。

“我有话要跟你说。”真景站在桌子前面看着助哲丰。

曾经像蚂蟥一样对真景纠缠不清的全太盛，现在被关进了精神病疗养院，实际上，他也快成精神病患者了。

“越南和老挝，密阳旧车订购量增长，旧车事业急需扩张。”真景将文件放在助哲丰桌子前，是旧车事业部分大幅扩张的事业计划。

助哲丰到中国期间，真景重新回到公司工作，在她兢兢业业的工

作下，她所担任的旧车输出业务部分的业绩呈直线上升趋势。

助哲丰仔细看着文件，点了点头。在中国，每天都能得到韩国事业本部的报告。

“今天和我一起吃晚饭。”助哲丰说。

真景骤然抬头，又立即把头低下去：“耶，我知道了。”

“我讨厌日式餐厅之类的地方。”助哲丰一本正经地看着真景，“晚餐就在你家里吃，怎么样？”

真景再次抬头，眼周围稍稍红了一下，“耶，我会准备的！”真景虽然低声说，但目光并没有低下去。助哲丰意味深长地笑着。

真景穿着柿子色套裙，脸上画了淡淡的妆，对男人的身体完全了解、熟透的女人气氛。

“即使现在，也有想和我成为性伙伴的意向吗？”助哲丰问。

“有。”真景的脸更红了，但死命就是不低下目光。真景现住在尹盛喜住过的公寓里。

助哲丰点头，露骨地打量着真景的身体。以前在公司里，助哲丰一般是不会和女职员结下关系的，除非是在必要的情况下，但真景的情况纯属意外。

“好，我在八点钟回来。”助哲丰说，只看见真景低着头，走出房间。助哲丰连公寓都提供给真景了，还不主动找上门去，她面对他的时候，会感觉有很大的负担；另外，现在的真景，对公司来说，也是一种必要的存在。

助哲丰结束公司事情后，晚间八点十分，进入真景的公寓。

提早下班的真景，用难为情的表情开门，迎向助哲丰，就像是妻子迎接丈夫。

“洗澡换衣服吧。”真景接过助哲丰的外套，转过视线说，“我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你换洗的衣服。”

“内衣也买了？”助哲丰笑着问。

真景一本正经地回答：“连袜子都买了。”

“你也是瞬发力一流的人。”助哲丰脸上浮出微笑。真景表面看

起来冷淡，内心却极为充实，具有坦率、直线型的性格，让人充满好感；但是，真景在某个角落里隐藏着脆弱，所以才能被全太盛当抵押品抓来，过着悲惨的生活。

助哲丰洗完澡，穿上真景买回来的衬衣和裤子，坐在饭桌上；真景拿出手艺，从辣汤到肉应有尽有，菜肴都不是从市场上买来的熟食。

“你做菜的手艺真好。”助哲丰对菜和汤一一品尝过，发出感叹。虽然人的味蕾皆不相同，但真景能做出谁都喜欢的美味。

“还合口吗？”坐在前面的真景听到他的称赞，满心喜欢地问。真景头发向后绾起来，看起来很清爽，化了妆的脸就像是洗过的水果一样新鲜。

“做饭手艺好的女人离婚的概率是很低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这是我想的。”

“那么常来我这儿吃晚饭吧。”

“连早饭也要吃。”

“那样我就更方便了。”

助哲丰使劲往嘴里喂饭，问：“方便什么？”

“如果你就那样对我置之不理，我会觉得有负担的。”

“但是，你如果把有负担的话拿出来说，就成了很勉强的声音了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说，即使偶尔来这儿休息，我也觉得舒服。”

“坦率地说，喜欢。”

“即使你偷情，我也不会吃醋的，别担心！”

“那么，你也想偶尔吃吃零食的了？”

“你当场就把我赶走。”真景一本正经地说，闪着眼，“人都是有良心的嘛，为什么要那样做呢？”

“钱虽好，只是钱。”

“但是要有钱的话，有时也不会事事揪心。”真景再次瞟了一眼助哲丰，起身，从冰箱里拿出酒瓶说，“要作为伴奏喝一杯吗？”

“晚上作为伴奏，喝上几杯，对做爱有好处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我的想法。”助哲丰微笑，骤然心突突直跳。这时的气氛，比任何时候都让助哲丰都感到幸福，特别是真景新鲜的模样。作为伴奏分喝了一瓶酒，真景眼角发红。

“但是我应该叫你什么呢？”真景给助哲丰倒酒的时候，像是想起什么似的问，“在家也叫社长，让人尴尬。”

“叫哥吧。”

“知道了，哥！”

助哲丰展开脸笑，立即一本正经：“但是要小心，不能太放肆。”

“别担心！”真景结尾干净的性格，助哲丰骤然涌起了性欲。

晚间喝酒对性有好处当然是真景的话。晚餐结束，助哲丰刷牙时，真景将桌子上的碗用报纸盖好就进了里房整理床，和助哲丰的目光相触，真景大声说：“先上床吧，我也要洗澡。”

虽然很明确，但助哲丰不能直接问她为什么要自己上床呢。晚餐吃了十分钟不到，真景连眼眶都在笑。

“干一次吧。”真景说。

“你，饿吗？”

“很长时间都没有了。”真景走过来，皱着眉头计算，“那混蛋被捉的时间是六月二十五日，至今已有四个月了。”

“日期都还能记得？”

“6.25，开战的那天我也参加了，因此我有记录。”

“在一起生活，一定要有应该被同化的思想。”

“这并不是我喜欢的。”

“即使讨厌，也能燃烧起欲望。”

“我一次也没达到过高潮，只是装装样子而已。”真景进了洗手间，助哲丰深呼吸。从某时刻开始，全身欲火炙热，真景是不是有意制造出这种气氛还不知道，但真景的表现让他燃起了性欲，这是事实。如果换了和其他女人一起上床，在女人洗澡时，助哲丰至少还穿

条短裤上床等候，然而今天，他把自己脱了个精光。在床上等不到五分钟，真景进来。那瞬间，助哲丰睁大眼睛，真景也是裸体。

“吃惊吗？”真景在门口站住，吸着下嘴唇笑，裸着身体，正面朝着他，光滑、有弹力的肌肤，胸脯结实、高高耸起，腰部纤细，下腹即使不用力收缩，也自然而然地平坦。

“你真性感。”助哲丰支起上半身，坐在床上，眼睛就像有拉力似的看着真景，但目光一点也不让人感到负担，当然这是真景演出气氛热烈的原因。

“我的身体哪部分好看？”真景问。

“大腿结实，有弹力。”

“那中间怎么样？”

“我要尝尝才知道。”

助哲丰上上下下打量着真景完美无缺的身体。这种激情还是初次，房里的灯光虽然很明亮，但真景的脸上丝毫看不到难为情的神色，反而对这种气氛感到愉快。

历经风霜的助哲丰被真景演绎出的另一种气氛所刺激，快乐的热浪散发到全身所有的神经。

两个人身体分开，是真景达到五次高潮后的事情。偶尔也有男人叫嚣着没有必要追究女人达到高潮的回数，叫嚣女人在达到高潮时不要动不动就拿死来吓唬人的男人也有；甚至于有男人嚷嚷着气枪发射五六次，还不如大炮发射一次好，这跟男人因为身下那东西大就感到自豪是一样的道理。说这种幼稚、无知无识话的男人应该意识到自己根本就跟不上新千年时代的步伐。还有观点认为气枪同 155 微型远程射程炮射击的效果一样，这种观点值得研究。

女人下体有着强大的包容力。无论是枪也好，是大炮也好，接受时的感觉都一样。在枪上贴上牙刷或者用珍珠装饰，使枪变大，达到希望成功目的的男人是稀少的。问题是一方在射击之前让对方感觉幸福的程度不一样。并且，那条件还要以射手的意志和牺牲为前提来实现的。由此，一方常常说自己快死了的话，在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杀了人，也不知道的虚话。这发生于不了解女人的构造的思春期。女人希

望自己死去，与其给用牙刷装饰的 155 微型远程炮的射手头上狠敲一棒，不如告诫气枪射手应该知道对方想死数十次的事实。从这种层面上来说，助哲丰具有相当的条件。无论是大炮也好，是坦克也好，制造一个好的气氛，甚至于很狡猾地进入真景的身体，让她进入完全的忘我境地，有四次死而复生的感觉。真景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助哲丰正支起上半身，吸烟。

“我，你喜欢吗？”真景身体靠在床上，用变调的声音问。虽然裸体全部都露出来，但是很自然的姿势，一点也看不出尴尬。

助哲丰展脸笑了：“你按想象的都做了。”

“在那以上，哥。”真景也躺着笑，“看来，我经验不足。”

“我也是看到你达到高潮，就觉得很满足。”

“这种话在哪儿听说的？”

“我说的，看到女人达到高潮的感觉，跟我自己发射大炮的感觉一样。”

“哥真是传闻中的水平。”真景停止说话，眼角笑。

助哲丰吐了一口烟：“什么传闻？”

“传闻说你对女人都不错。”

“任何传闻都和我没关系。”助哲丰一本正经地看着真景，“你提案的旧车事业需要扩张，我也很认同，你就负责旧车事业吧。”

真景紧张得眼睛睁得老大，随即用毛巾挡住下半身：“我担任？”

“是，当旧车部门的社长。”

真景吃惊的脸僵硬了。助哲丰的意思是让旧车事业独立。助哲丰接着说：“要增加职员，还要设立海外分公司，你重新制定事业计划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我向管理部长说一说，一起商谈一下。”

“好！”

“我去洗澡。”真景用毛巾围住身体，出房的时候，助哲丰苦笑。两人又重新回到了职场上的上下级关系。将中古车事业部分交给

真景管理，加上管理部长盛日准的辅助，达到销售和管理的均衡，这样做，表示他对真景的信任。

第二天早上，助哲丰到 Silver Town 工程现场，在工程现场办公室会见了崔甲中。

“乌拉！”甲中一见到助哲丰，就高叫着。

Silver Town 的工程已经进行了 80%，已到了只要和入住申请者签订合同就万事大吉的地步。

两人对坐的时候，甲中眉开眼笑地说：“下周合同就结束。Silver Town 的事业成功了，大哥！”

入住申请者蜂拥而来。为了满足伺候父母不方便的儿女，或者为了不让子女感到负担的父母们而建立起来的 Silver Town，无论对老人，还是对孩子来说，都环境怡人。为了不让父母们跟分开的子女有疏远感，所有的服务设施全部都建起来。并且，这地方对经济好的独身老人也合适，因为入住资金平均每房不到一亿元。助哲丰在 Silver Town 上，短短时间就捞回两百亿。即投资一百五十亿，挣回三百五十亿；当然，这是除开孤儿院增设费或运营资金的利益金。

助哲丰点了点头说：“骗子建的事业，就是好事业！”

“骗子！”甲中一本正经地说。

办公室门打开，朴喜善进来。喜善是 Silver Town 的代表理事长。

“什么时候来的？”喜善很高兴地睁大眼睛，看着助哲丰问。如果没有甲中在旁边，喜善会有更明亮的表情。

“啊，三十分钟前。”助哲丰犹豫着说。

甲中从座位上起来说：“我到现场去看看。”

甲中出房，助哲丰抓住前面座位上喜善的手，让她坐在旁边；喜善虽然任其所为，但眼却瞟了一下四周。

“为什么现在才来？”喜善娇嗔。

“忙！”

“晚上也有事？”

“嗯，会见跟事业体有关的人。”

万一用这种方式提问的对象是前妻西景润，他早就发火了。但喜善不同，她就像天使一样照顾孤儿和老人，有着朴素的性格。喜善身上有淡淡的肥皂香。

“我想看看你。”助哲丰吻上喜善的面颊，说，“我常常会想起你。”

“别说谎，行吗？”虽然如此，但喜善的脸上有了生机，说，“你周围的女人那么多！”

“我对天发誓，我除了喜善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女人了。”助哲丰说得一本正经，吻上喜善的嘴唇。

这里是 Silver Town 代表理事的临时办公室，除了甲中外，谁也不会随便闯进来。助哲丰热烈地吮吸着她的舌头，甜蜜的唾液，一起松脆地入胃。喜善的手自然地搂住助哲丰的脖子。

“在这抱我一次吧。”助哲丰自言自语。

喜善张开嘴，睁大眼睛说：“不行，以后……”

“我想你想得发疯。”

“晚上！”

助哲丰用依依不舍的表情放下喜善的身体，Silver Town 交给喜善，最让他放心。

“我。”听筒里传来母亲的声音，助哲丰骤然打起精神。

助哲丰已经有半年都没有见过母亲了。虽然母亲约定说要来看他，但他就是抽不出时间跟母亲见一次面。助哲丰到中国时，碰巧母亲找到汉城，扑了个空回去了。当然，虽然甚少跟母亲见面，但一周和母亲通一次电话，却是铁定下来的规矩。然而，母亲和他通话的内容却是千篇一律，永久没变过，那就是催促他快点再婚；时间拖得越长，母亲就越着急。上次通话时，母亲说要带女人让他面相面相。

“妈，有什么事？”助哲丰虽然感觉不安，但是装作表情轻松地说。

母亲立刻回答：“我就在你们公司附近，这里是江南旅馆咖啡

斤。”

“不，我没在公司。”助哲丰说。

“你到中国之前，说你要去中国吗？”母亲没好气地说。

“啊，我到公司也可以，为什么……”助哲丰说。

“我跟你提起过的女人，应该见见。”

“好！”助哲丰觉得这次实在没办法拖下去了，只好勉强回答。

“女方说一小时后到，你也来这边。”

“好！”助哲丰着急地说，母亲已经挂了电话。

母亲说的女人是三十一岁的老处女，经营婴儿服装卖场，母亲朋友的女儿，属大众型面孔。这次和别的时候不一样，助哲丰感到母亲已是铁定了心的模样，以前母亲首选的对象不是开餐厅的女人，就是教师，在比较大的范围中挑选。

一个小时后，下午三点，助哲丰进入江南旅馆咖啡厅时，母亲和相亲的女人已经来了。女子和一名中年妇女坐在一边，看起来像是她的母亲。

“快来。”母亲看到他，高兴地用手指了指女子。

“您好，我是和您母亲一起来的。”女人的母亲说。

助哲丰向女人的母亲打招呼后，看了看女人。女人给人的初次印象很温柔。

女人身材苗条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鼻梁挺直，淡绿色的裙子跟肤色很相配；低头的含羞动作也相当自然，目光虽然低下去了，却时不时瞟上这边一眼。大概由于两边都有母亲陪同的缘故，女人才表现得如此含蓄。并且那时间，两边的母亲都在各自仔细观察子女的相亲对象。助哲丰出于对母亲的尊敬，女人的母亲问他的问题，他都做了详细的回答，这样一来，与其说是为了照顾自己的体面，倒不如说让他感到负担，他不能让母亲感到为难。两边母亲各自大概问了一些情况，二十分钟后，从座位上起来，让时间让给了年轻人。

在两分钟内，助哲丰渐渐看出女人开朗的性格。由于女人和母亲见过几面，故边答边笑，大概是母亲已经知道的事实，为了让助哲丰

听清楚，又再问了女人一遍。女人名字叫李效情。

只剩下两个人时，李效情首先开口：“事业很大吗？”

助哲丰还是一本正经的时候，女人倒先瞪圆了眼，爽朗地笑出了声。母亲刚才问过女人为什么到了三十一岁还没有结婚，女人回答说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。

助哲丰静静注视着女人。天下所有的母亲都一样，在外人面前，只会提起子女的优点。母亲告诉对方，助哲丰离婚的理由，也纯粹是西景润的错。

“我还要说明一点。”助哲丰谦虚地说，展脸笑。

离婚后再重新建立家庭，这是助哲丰现在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。虽然偶尔觉得有些孤独，但助哲丰绝对不会单纯为了打发孤独，就潦草的把自己绑在婚姻的柱子上。他也想不起来，自己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了那种决心。孤独会不会致死他不太清楚，倒明白那样会减寿，左拈右扒，到处种下希望的种子，也许到最后什么都得不到。

“你母亲说你在中国有好几个公司。”效情说话。

助哲丰从沉思中清醒过来。我期待女人的爱情和献身，就像期待我佛圣书一样。给予多少，就收获多少，或者收获的比付出的要多一些，也无所谓。为了不让自己看到损失，在得到后就快速溜之大吉才是上策。

“还很远，刚开始。”助哲丰一本正经地看着效情。这女子看起来如果不敲计算器，就觉得打不起精神。

效情在心里盘算着，睁大眼睛，问：“目标是多少？”

“以南北合作的方式，在中国土地上横扫风云，建立庞大的企业体。”助哲丰的眼光开始强悍起来，“韩国出资本和技术，北韩出人力。”

“是吗！”效情吃惊地望着助哲丰，表情紧张，但并没有被他慷慨激昂的陈词感动起来。

对像效情这般普通的女人，助哲丰只要看她们的眼神，就知其反

应。比如高级车和手表，大型公寓和高尔夫会员券之类的东西，会让女人的眼中发出光彩。

助哲丰眯细眼，看着效情。在墙边坐着的母亲不停地向这边望着，看到他们谈得热烈，负担逐渐减轻，取而代之的是充满胜利感。没有找到合适的男人，所以不结婚，女人说的理由听起来倒是富丽堂皇，但助哲丰一眼就看出，这种理由用在效情身上，似乎不太合适。

“我母亲似乎没有告诉你，我离婚的真实理由。”助哲丰突然说。

效情犹豫了一会儿，开口：“不是性格差异吗？”

“不是那样的。”助哲丰摇头，直直地看着效情，“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性生活不协调。具体地说，是我那女人讨厌做爱，但相反，我每天晚上都希望多干几次。”

效情的脸僵直了。助哲丰突如其来的怪话跑出来，让她都找不到顶嘴的回答。

助哲丰接着说：“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婚姻维持下去，不是因为我变态，完全是由于她对做爱有憎恶症的缘故。”

“我，那……”

“在开始，我认为我的行为是异常的，还专门到医院检查了一下，但是医生说完全正常，于是我们就离了婚。”

这话，哪怕是厚脸皮的西景润听来，都觉得不好意思，何况是刚跟助哲丰见面的效情。

这时，助哲丰接着说：“有用乳房来维持爱情的话，虽然是戏谑。但两人真的结了婚才知道，性是维持婚姻的重要条件，特别是性感比心灵更重要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效情回答，眼神却告诉他，她没有实感。助哲丰出其不意的对话中，效情完全慌了神，但她还是强装平静。

效情接着说：“我也是被母亲拉到这里来的，不是心甘情愿的。因此，我们最好以良好的气氛结束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就告诉两位母亲，让他们先走，我们再谈吧。”助哲丰说。

效情点了点头，他们同时从座位上起来，向各自的母亲走去。两位母亲看他们刚才谈话的表情，还以为成功的概率高达 90%，心满意足立即出了咖啡厅。

再次回到座位上，助哲丰骤然问：“你理想的丈夫是什么样的？”

“有能力的。”效情说。

“如我？”助哲丰立即反问。

“温柔的、心胸开阔的男人。”

“我的性格就是那样。”助哲丰大言不惭。

“正直的、朴素的男人。”效情说。

“这就是我念头里想要说的话。”助哲丰一本正经地说，靠坐在椅子上，看着效情，接着问，“你不问问我，我理想型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吗？”

助哲丰也不等她问，自问自答：“当然，女人在性生活上要跟我步调一致，这是首当其冲的条件。”

助哲丰继续沉浸在自己制造的气氛中，继续说：“第二是美貌，身材也要推敲。知名人士或者有头脑的男人们，在选择女人时搭配上这种条件也是有理由的，女人的美丽有转换周围气氛的效果。”

“我也属于那种范围吗？”助哲丰眯细了眼，看着效情。效情虽然比西景润还是要强那么一点点，但位于目前所遇的女子之下，由兮尘、由真景、朴喜善，就是中国的李春心或朴英熙，也比她强上三四个台阶。

助哲丰缓缓地点头：“算。”

“那下面的条件。”效情问。

“没有。”

助哲丰的手机响了，对话中止。

助哲丰将电话放到耳朵边。崔甲中的声音响起：“大哥，金甲寿从青岛打来电话，问你什么时候回来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只说有事要跟你商量。”

“干脆，你就开车到江南旅馆来吧，今天不管怎么样，应该喝上几杯。”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这次是甲中问。

助哲丰倒吸一口气：“现在正分辨优劣呢。”

从话筒里传来甲中的笑声，笑声停止，甲中殷勤地说：“知道了，大哥，我马上就来。”

助哲丰放下电话，看着效情，下定决心今天下午跟她耗着：“我们一起去郊外走走吧。”

效情已经听到了甲中和助哲丰的对话，但她装出雅量，转了话头：“你既然有事，你就忙吧，不打扰你了。”

“我做了好久的计划，一直都想到郊外去吸吸新鲜空气，也想表示一下我对效情小姐的关心。”助哲丰再次静静地看着效情。

今天之内，必须弄清她是否会成为自己合适的性伙伴，将完美的西景润制造成为性爱恐惧症患者，就是出于那种原因。

三十岁的效情，身体还是未垦之地，打死助哲丰，他也不会相信。助哲丰深呼吸，女人未知的阴部，无论如何都充满着神秘感。

眼疾手快的甲中，将奔驰 600 停在旅馆前面的停车场。

助哲丰向门厅服务员说了车牌号后，门厅服务员迅速将他领到奔驰 600 前面。旅馆服务的水平是相当重要的，虽然也有一部分人对此持否定意见或提出反面论调。商店或者是餐厅的服务水平虽然大概处于同一水平线上，但是旅馆的服务却是异常重要的。旅馆服务对客人实行差别待遇，坐着 1000CC 都不到的小型车来的顾客，远不如开着奔驰或 Prosuedeung(注：一种豪华车名)来的客人得到的服务好，虽然也有对其提出抗议的人，那人十之八九是连共产党都没学习过的人。就连社会主义原驻地的俄罗斯或是中国，都没有那种人的世上，有高超的手技或者是努力赚钱，而后再买好车，就能得到好的服务，这是为了奖励竞争。无条件、无能力买好车的人，骂骂咧咧地对买好车的人实行批判，分明是不对的，应该意识到这是自己能力不够的证据。

也有人认为，旅馆门厅服务员是有钱人的走狗，这就更加不对了。